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邱庭漋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蔣雲師

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十五

宋 彭百川 撰

程頤出處本末

元祐元年閏二月丁巳以鄉貢進士程頤為通直郎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以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吕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維薦其學術故有是命凾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為承奉郎秘書省

校書郎先是王嵒叟奏曰臣聞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臣以謂舉之易也而禄之難禄之易也而盡其用難非待之有禮處之有方則不可得而禄矣不可得而禄不可得而盡其用矣伏見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稱名顯於時陛下方欲用而顥卒賢士大夫無不相與咨嗟以為朝廷之恨今者幸陛下復起頤而用之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

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愚臣區區欲廣陛下之美者其誠心如此惟聖主留意幸甚丙辰左司諫王嵓叟右正言朱光庭進對太皇太后曰卿累薦程頤今已除宣德郎來日待行出文字名對又曰差除若是它有人望不惜它合得人望自然無信語掩人口不得門下侍郎司馬光言今月二十一日中使陳衍奉宣聖旨問臣來日程頤上殿若奏對有取陛以何職不可入

經筵當以何名目臣竊惟程頤本以布衣守道不仕昨朝廷除幕職官西京教授頤曾辭及朝廷詔赴闕除宣德郎秘書郎頤又辭卑官在經筵者惟有崇政殿說書若以新再除官充崇德殿說書足以超擢但頤堅辭不敢受耳更乞聖意裁度辛巳宣德郎秘書郎程頤為通直郎崇政殿說書頤既上殿即以經筵命之頤面辭不許而具奏曰臣以知人則哲堯帝所難雖陛下聖覽之明然臣分獲進對於頃刻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

臣未敢以辭只乞臣再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或是則陛下用臣為不誤臣之受命為無愧所言或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因可聽其辭避劄子其一曰臣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禀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諳誥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既罷常留二人直日一人

直宿以備訪問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睽不相接如此則責輔養之功難矣今主上幼冲太皇太后慈愛亦未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習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易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其二曰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知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

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
皇帝陛下左右扶持祗應宫人内臣並選年四十五以
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樸一應華巧奢麗之
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奢麗之物不接於目淺近之言
不入於耳及乞擇内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
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
違持輔養之方則應諫正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其三曰
竊見經筵臣僚侍者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令

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以表主上尊儒重道之意竊聞經講官在御傍以手指書所以不坐別欲令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意朝廷循沿舊體只以經筵為一美事臣以為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為重御史中丞劉摯言臣伏覩制命以布衣程頤為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者恭以尊儒重道振舉遺逸使天下歸心固聖朝之所宜為也以汝州推官西京教授起之頤既力

辭不從而赴召陛下又以宣德秘書郎待之程頤既至未即受命而陛下賜之延對又官之以通籍置之以經筵葢頤之遜不已而陛下恩命每有加焉臣恐頤於出處辭受之際義有難安者也伏望陛下審真僞重名器聞頤方辭恩制乞降指揮依頤所乞成就其節止授以初命之官既使得以禄養其親又使受之有義免於似是之誘而後日見其可用進擢葢未晚頤卒留經筵摯所言不用頤每以師道自居其侍講色甚莊言多諷諫

頤聞帝嘗在宫中盥而避蟻因講畢請曰有是乎帝曰甚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稱善八月癸卯通直郎充崇政殿説書程頤兼權判登聞鼓院頤再辭之詔不帶職官充侍讀侍講崇政殿説書其請奉依職官事例支見錢頤在講筵嘗質錢使或疑未得禄問之乃自供職後不曾請俸尋許戸部戸部索前任歷子頤言頤食草菜無前任歷子其意以朝廷得士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即令戸部自為出歷子戸

部初欲折支執政謂館閣官皆請見錢豈有經筵反折支又檢例緣久無崇政殿說書故户部只欲與折支之始給見錢添職錢見四月壬午二年三月崇政殿說書程頤上疏曰伏念臣草萊賤士蒙陛下擢置勸講之列夙夜畢精竭思所以補報萬一昨去年六月中嘗有奏言輔主之事已踰年不蒙施行一事臣不敢一一再言止此事最切者復為陛下陳之臣前之言於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曰每遇事政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

親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人主進業於陛下聖德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臣今思之太皇太后雙日垂簾前問當主上進待次第講說所至如何開益使天下知陛下於輔養人主之道用意如此也願陛下聖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臣區區之心又上疏曰臣近言邇英熱乞移就寬處如無別穩便處只乞就崇政殿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本為邇英漸熱恐於聖體非

宜今聞修展邇英苟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臣料臨之
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説爾夫殿上
講說義理之正慕古者所當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
朝政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頣正
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
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甚美
豈獨子孫所當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為非
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

矣邇英講讀只有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正殿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若主上信以為然所損豈不甚大二年八月辛巳朝奉郎右司諫賈易知懐州自蘇軾以策題事為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與程頤善頤既交惡其黨迭相攻易建言請併逐二人又言呂陶黨助軾兄弟而文彦博實主之語侵彦博及范純仁太皇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

言易所言頗切直惟詆大臣爲太甚第不可復處諫列

爾太皇太后曰不責賈易此亦難作公等自與皇帝

議之公著曰不先逐臣則易命不行爭久之乃止罷

諫職既退公著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

上方富於春秋異時將有進道諛之說以惑上心者當

此之時正賴左右力爭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者也於

是呂大防劉摯王存私相顧而歎曰呂公著仁者之勇

乃至於此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罷經筵權同管勾

西京國子監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頤人品纎汚天資險巧貪黷請求原無鄉曲之譽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說全無發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嚮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為實亦矯欺以所無有如陛下因咳嗽罷及御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橫僭過甚並

無職分臣居京師近二年頤未嘗過臣門臣比除臺諫
官即來訪臣先談賈易之賢又賀與易同官遂語及呂
陶事曰呂陶曾補司諫命已久閣今聞復下何也如此
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答曰何
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今陶
設為司諫明叔畏義知恥者也言既不行其辭去決矣
公能坐視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頤曰此事在公
也公之責重也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隙久欲諷臣攻

陶助易也伏望論頤罪倘未誅戮且當放還田里以示
典刑御史中丞胡宗愈亦言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
三舍科條固已精密且一切舊因深斥頤短謂不宜使
在朝廷先是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退詣宰相問
曰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
太后不當獨坐且上疾而宰相弗知可爲寒心翌日呂
公著等以頤言奏遂詣問疾上不悅放黜之頤因五上
章乞納官歸田里不報又乞致仕亦不報新西京轉運

副使呂陶改梓州路陶初有西京之命即引嫌辭避復上疏曰朝廷以太平無事尊賢重道用程頤於山林之下而任以勸講之職侍太子之側而訪以道義則非禮勿動非禮勿言可也今乃講讀之際往往內侍密語非其體也向者皇帝陛下偶因發嗽未御講筵頤乃申請乞今後須得關報亦駭中外之聽不知義也詳定學制疎繆無取禮部逐一駁正三省至今依違未決議者疵之此頤陛下知之者三也頤軾忿爭事見紹述門五年正月太師

平章軍國重事文彦博言大中大夫致仕程珦身亡一子頤素藴學行嘗為邇英講官今其父亡窘於喪事伏望特賜矜閔優其賜恤知河南府韓縝翰林學士承旨蘇頌等相繼有請詔賜絹三百疋下所屬奏日量行應副七年三月丁亥三省進呈程頤服闋欲除館職判登聞鼓院太皇太后不許入以為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衆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毁頤竟罷

去及進呈除目蘇轍遽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皇太后納其言故頤不復得名乙巳殿中侍御史吳立禮言臣竊見丁憂服闋人通直郎程頤除授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進職無名頒駭士論按頤當元祐初用大臣論薦如除幕職官充西京教授意卑小官初乃固辭及朝廷再以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名之即欣然受命蓋其志在躐進故辭卑居尊速冀顯達方其起自布衣勸講帷幄揀拔進用可謂不次矣不能安循命理圖報厚恩而怙

勢要權日走執政諫官御史之門以游說為事業肆其喜怒妄以進退人物為己任蓋其言偽而辯學非而博足以鼓動搢紳欺惑當世備位經筵輒敢以師臣自處欲求坐講是時諫官孔文仲上章斥其狂妄果不能逃陛下知人之明即行顯黜前謫之西京欲致之退思自省今既免喪除服還其舊任足矣一旦寵擢無名優進儒館之職將何以懲戒妄人聳動多士況更直秘閣先朝故事必宿儒舊德處之使頤冒居此職衆論所以不

平也伏望少垂天聽察其狂妄無補聖世罷去職名以厭公議夏四月丙寅殿中侍御史吴立禮言臣程頤進職無名曾具狀論列未蒙施行今竊見頤上表辭免覲其辭語畧不引咎自訟乃敢要君乞歸田里人臣狼戾公無忌憚未見有如此者按頤素履非正狂妄躁進言其内行則娶甥以為妻論其沽名則素隱而行怪以遊說為事業以捭闔為功能邪說詭辯足以亂政兼頤昨以罪譴謫曾未滿秩即丁父憂朝廷因其除服免喪躐

進儒館之職可謂異恩即上章求避不以寵渥逾分懇辭優命而乃望望不足自欲歸就田里夫人臣進退固有大義苟無意禄仕自當求致王事以禮而去未聞去就輕易率爾要君苟不明正典刑何以懲誡在位侍講范祖禹奏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名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説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真宗之時种放亦不過如此也孔子曰舉一人天下莫不歸心者何也為善於幽隱者知其必不廢也陛下用頤

實爲希濶之美事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與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初望皇帝陛下進學語實繁多顧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濶則固有之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臺諫官王岩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術故不知者指爲頤黨頤匹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

太平之術故其責實常重至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為矯訐為沽激為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疾常多夫以賢者責望之事而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恨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名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五月

癸未監察御史董敦逸言見左通直郎直秘閣程頤辭

免職名表謝云不用則已獲罪明時不能取信於上又有道大難容名髙毀甚之語怨躁輕狂不敢縷數臣按頤起自草澤勸講經筵狂淺迂疎妄自尊大當時有所建議人皆以為笑而又奔走公卿之門動搖言路陛下聖明察其踈繆止令罷職亦朝廷之寛恩也頤近因喪服除朝廷以職名加之輿議沸騰皆云虛授今頤猶不自揆肆為狂名至引孟子伊尹以為比又自謂得儒者進退之義惑衆慢上無甚於此伏望朝廷追寢新命以叶公

論丙戌詔程頤許辭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差管勾崇福宫頤初表言昨臣被責命出為外官夙夜靡皇惟是内省始蒙招致之禮旋為黜逐之人將何顔以立朝當自劾而引去至於五請而後聽豈可力辨以求申遂且從容以須替罷未至任滿遽丁家艱思無忝於所生惟堅持於素節未終喪制已降除書上體眷恩内深愧懼伏念臣志存守道識昧隨時俗所忌憎動招謗毁昨蒙擢任既以人言而被黜為朝廷羞矣今復授以職任

適足重為朝廷羞無所益於明時徒取笑於後世伏望
聖慈矜察愚誠追寢恩命臣昨因丁憂既已去官今來
所降告命不敢祗受已於河南府寄納伏望朝廷檢會
前來五次奏陳特降旨揮許歸田里詔不許頤又言伏
念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惟知耕食以求志不希利達
以干時陛下詔起臣於草野之中面授臣以講說之職
臣竊思之以講學侍人主苟得致人主以堯舜禹湯之
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之治儒者逢時孰過於此於是

皤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餘凡夙夜畢精竭慮葢非徒為虛辭解釋文義惟欲積其誠意感通聖心庶得發志之孚方進沃心之論實覬不傳之學復明於今日作聖之效遠繼於先王自二年春秋來臣每進說陛下嘗肯首應臣臣知陛下聖資樂誠自以為千載之遇也不思道大則難容節孤者易蹟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名高毀甚史冊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衆口不能取信於上而欲為繼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

敢爾覬幸宜其獲罪明時見嗟公論志既求於事道義當敢於為臣屢懇請而未從俄遭憂而罷去銜恤既終於喪制退休當遂於初心豈舍王哉忠戀之誠維至不得已也去就之義當然自惟衰邁之體軀得就安閑之散地信令傳後更有望於殘年行道致君甘息心於聖世豈期矜貸尚俾甄升恩雖甚隆義則難處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恥以茍祿位孟子所謂是為壟斷儒者進退當如是乎臣非茍

自重實懼上累聖明使天下後世謂朝廷特起之士乃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况朝廷平臣無可受之理敢冒萬死上還恩命伏乞檢會臣前後之奏特賜指揮既有崇福之命頣即承領敕牒但稱疾不拜假之百日亟尋醫訖不就職餘見黨事門

蘇軾立朝大槩

蘇軾字子瞻老蘇先生洵之長子也嘉祐二年中進士第時歐陽修考試禮部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

聖俞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門下曾子固所為置之第二以書謝諸公文忠見書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之始譁不厭久乃信服六年試中制科初父洵來遊京師翰林歐陽修一見大稱歎以其所獻文著於朝由是名動京師士爭誦其文時王安石名始盛黨與傾一時修亦善之勸洵與安石遊安石亦願交於洵洵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鮮不為天下患作辨姦

論以刺之文既出安石始銜洵至是軾中制科安石問呂公著見蘇軾制策否公著稱之安石曰全類戰國文章若安石為考官必黜之故安石修英宗實錄亦言洵有戰國縱横之學丁未錄英宗在藩聞公名位即欲以故唐事名入翰林授知制誥韓琦曰蘇軾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在朝廷培養之令驟用之適足以累之也上曰知制誥未可與修注可乎琦曰近例當名試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邪琦言不可乃

試而命之及試二論入三等得直史館他日歐陽修具以告軾軾曰韓公所以相待乃古所謂君子愛人以德也師友談記三年洵以脩禮書成方奏未報而卒賜其家銀百兩絹百疋軾辭所賜求贈官從之賜光禄寺丞軾丁憂服除時熙寧三年也長編王安石用事多所建立公與安石議論素異既還朝置之官誥院時朝廷議更科舉上疑爲軾議既上軾議詳見科舉門上覽之曰得軾議朕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軾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

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鋭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上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安石之黨滋不悦命攝開封推官欲多以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買浙燈軾密疏奏即有旨罷論舉子舉合事詳見科舉門自是論事愈力發策上書安石愈恨事見安石門軾有外弟與之不叶安石名之問軾過失其人言向丁憂販私鹽蘇木等事安石大喜未有以發也會舉諫官范鎮以軾應詔謝景温恐軾為諫官攻介甫之短故力排之景温言軾事見安石門公未嘗

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時行新法軾於其間嘗曰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論手實法事見紛更門知徐州是歲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城南兩上環繞呂梁自步抱之匯於城下城將敗軾廬於城上過家不入卒全城以聞又請築堤以虞水再至徐州人至今思之徙知湖州以謝表上有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表聞而御史何正言舒亶以為語涉謗譏又售於市得軾所為詩文

悉疏上之時有朱壽昌者少不知母所在棄官求之既得朝士以詩美之軾詩有云感君離合我酸辛此事今無古或聞之語李定深以為恨定不服母喪軾以為不孝後定為御史繼言軾作詩訕上有詔下李定推治聞奏至遣官逮赴御史獄必欲寘之死張文定范文忠上疏救上不報天下知不免矣煅鍊久之不決弟轍上疏祈哀乞納在身官以贖其罪又不報時宰臣吳充見上曰魏武帝何如人上曰何足道充曰陛下以堯舜為法

薄魏武固宜魏武猜忌如此而能容禰衡陛下法堯舜而不容蘇軾何也上曰朕無他意止令對獄覈是非爾行釋之矣直舍人院王安禮亦乘間進曰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語言罪人軾文士本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碌碌如此然其中不能無觖望今日一旦寘於法恐後世謂不能容臣願陛下無庸竟其獄上亦自憐之深然其說曰朕固不深譴特欲申言者路爾即為卿貰之安禮安石弟也已而軾自獄中作詩寄轍詩曰聖主如天

萬物春小臣愚闇自忘身百年未老先償債十口無歸要累人是處清山可藏骨他年雨夜恐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有因詩聞上覽之促具獄庚申軾坐貶黄州安置駙馬王詵停職蘇轍王鞏並責外州監税受軾詩文黜罰者自太子少師張方平以下二十三人公至黄州幅巾芒履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七年春責授黄州團練軾移汝州軾言汝州無田産徙居常州從之元豐中軾繫獄御史

上本無意深罪之宰相王珪進呈忽言軾於陛下有不
臣意上改容曰不至是也卿何以知之珪因舉軾檜詩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飛
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已而求之於地下蟄龍非不臣而
何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珪語
口塞章惇從旁解之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俱可言上
曰荀氏八龍 孔明臥龍豈但皆人君也耶遂薄其罪
黄州安置然上每憐之日語執政曰國史大事朕意欲

俾蘇軾成之執政有難色上曰非軾則用鞏後鞏亦不副上意上復有旨起軾以本官知江州明日改承議郎江州太平觀又明日命格不下於是出手札徙軾汝州有蘇軾黜居思咎閲歲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之語軾即上表謝前北京師盛傳軾已白日仙去上對左丞蒲宗孟歎惜久之故軾表有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飢寒并日臣亦自厭其餘生之句士大夫知上卒喜之也會晏駕不果用八年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

至登五日名為禮部郎中時朝廷緣先帝意即欲用為起居舍人公力辭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佪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元祐元年入侍延和三年遷中書舍人温公議改免役為差法見役法門公見之政事堂條陳其不可温公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君實始怒有逐公意會君實病卒臺諫布

合其意求公瑕疵不得則因緣熈寧謗訕之説以病公自是不安於朝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未嘗不反復開導三年宣仁言神宗停筯看蘇軾文字事見宣仁門 蘇軾讀寳訓雍熈淳化間見宣仁門十月蘇軾上疏乞郡畧云近以右臂不仁兩目昏暗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交契最厚光既太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為未便不免力爭而

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沒妄意陛下
主光之言結黨横身以排異議其後范百禄與韓維爭
議刑名諫官吕陶又論維專權臣與此兩人是實知𦲷
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指為川黨臣二年之中四遭口
語發策草麻謂之誹謗臣不早去必至傾危乞檢會前
奏施行常侍上讀祖宗訓因及時事公言及賞罰不明
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恐浸成衰
亂之兆當局者恨之公知不容乞外任四年知杭州時

諫官言宰相蔡持正生安州作詩事公言朝廷欲薄其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少累宜皇帝降勑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内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杭州適值歲旱公請於朝免上供米三之一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飢明年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厄又為湯劑治病活者甚衆修李泌六井以便民開湖築堤通南北以便行者植芙蓉楊柳於上杭人名之

曰蘇公堤六年名入為翰林承旨公為常州日常人為公買田公有山寺歸來聞好語之句會神考晏駕言者謂公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有日朝廷知言者之妄尋逐之公懼乞外補得頴州郡有宿賊尹遇殺捕盜吏兵非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曰能擒此賊當力言於朝廷以行優賞直方退分命弓手訪捕直方有母九十泣别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請以年勞朝請郎為直方賞卒不從七年徙揚州未閲歲

以名還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高麗來朝公見紹述門臨事必以正乞守郡自劾八年二月上疏言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百世之下書之青紀臣竊為聖世病之數日又再言云此事中於天聖附令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陛下欲祖述成廟須行其實方可動民五月同范祖禹并上言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臣等欲取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董敦逸黃慶基言軾兄弟不當罷見紹述門六月乞知越

州不允除知定州兵久不治軍政太弛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事訖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時方倒廢舊人公坐草責降官制詞言者誣以謗訕紹聖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未至安置惠州公謫惠州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芥蔕人無賢愚皆得歡心又率衆為橋以濟病涉惠人愛敬之三年言者以流竄為未足四年安置昌化軍昌化非人

所居公食芋飲水看書以爲樂時從父老游亦無間也

公平生篤於孝友見善稱之如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爲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元符三年大赦得還復朝請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歸毘陵病暑著小冠被半臂坐船中夾岸千萬人隨觀之其爲人愛慕如此

靖國元年秋告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後事湛

然而逝訃聞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君子相弔於家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以哭李象為之疏文曰德尊一代名滿五朝道大不容才高為累惟功能之盍世致忌娼之如仇久蹭蹬於禁林不遇故去遂飄零於瘴海卒老於行方幸賜環忽聞亡鑑識所未識罔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放皇天后土知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係斯文之興廢與吾道之盛衰兹乃公議之共憂非獨門人之

私議建炎初有旨贈資政殿學士録其後乾道六年知眉州何耆仲請於朝齎旨特賜謚文忠未幾又特贈公太師

蔡確新州之行

哲宗皇帝元祐二年二月詔觀文殿學士知陳州蔡確落職守本官知亳州以御史中丞傅堯俞等劾奏確位居宰相竊弄威福故縱其弟養成奸贓故也王岩叟等言確見元祐臺官論事門二年二月新知亳州蔡確知安州臺官

有言故也知蔡確復觀學士知鄧州四年二月知鄧州
蔡確為觀學士知鄧州確落職再及一期故有是命
確在鄧州嘗上章陳乞穎昌府以便私計左正言劉
安世言確所陳雖未知可否之報而搢紳之議率皆
不平敢具僉言上達天聽按確奸邪陰險盜據宰席
不能正身率下宣示教化而縱其弟碩招權納賂贓
汙狼藉有司論罪當以大辟陛下特加寬貸止送韶
州編管確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朝廷既不窮治惟

以失教責之削其職名出臨偏郡僅能周歲易守南陽當時議者以為韋復太速出至聚所未及逾年確遽上言乞令内徙陛下屈天下之法移置黄州自請邊鎮臣竊謂確所以敢萌意外之望益肆無厭之求者益見近臣闕是以先用其弟量移之請嘗試朝廷既不能沮可其奏確遂敢凌蔑公議輕侮朝廷雖屢蒙非常之恩復託親老願移大藩蓋有以啓之也伏望聖慈明勑三省確奏以正國體夏四月先是朝

散郎闕　伏見朝廷㝉復知鄧州蔡確觀文殿學士此則朝廷念舊推恩無復於確矣然確謫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怒實有負於朝廷而朝廷不知也故在安州時作夏中登車葢亭絶句十篇内五篇皆涉譏訕而二篇譏訕尤甚上及君親非所宜言臣謹一一箋釋使義理明白知臣之不妄其詩云風搖熟果時聞落雨折幽花亦自香葉底出巢黄口閙波間逐畔小魚忙此一篇只是譏刺昨來言事者及朝廷近日擢用臣僚亦不曽謗

及君親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羌沒知何處歎息思公俯碧灣右此一篇譏誚朝廷情理切害臣今箋釋按唐郝處俊仕高宗時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不宜持國與人由是事沮臣觀太皇太后聽政盡用章獻明肅故事而主上奉事太母莫非盡極孝道太母保祐慈愛而蔡確責守安州便懷怨恨公肆譏誚今之處世而思處俊其意何也又最後一篇云喧豗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東兩濵如帶溪流何足道沈沈滄

海會揚塵海有揚塵人壽幾何非佳語車蓋亭詩公事無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便隨溪潭直上虛庭裏卧展紫桑處士詩一川佳景疎簾外四面風涼曲檻頭綠野平流來遠棹青天白雨起靈湫靜中自足勝炎蒸入眼兼無俗物惱何處機心驚白鳥誰人怒劍逐青蠅處厚又奏非為蔡確安州詩譏訕朝廷上及君親遂有狀繳奏竊處確有分析稱所思郝處俊不為此事臣今以舊唐書考之處俊所進見者數事惟此事在上元三年即

上元間也故確詩云忠言直節上元間正思此也吳安
詩爲右司諫上疏論確訓后二日進呈吳安詩疏太皇
太后宣諭安詩論確譏訕却不見確文字勘會得吳處
厚繳奏乃是通封只作常程便降付尚書省令再進入
要看遂同後疏進入尋復降出時左諫議大夫梁燾右正言劉
安世各已兩上疏壬子進呈安世等疏詔令蔡確仍令
知安州錢景陽繳奏確元題詩大夫梁燾又疏論蔡確
譏訕罪狀明白令確分析詔安州限三日趣其報朝廷

既用吳處厚言令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亦各上疏意乃佑確實欲罪處厚而不敢正言之先是左諫議大夫梁燾右司諫吳安詩右正言劉安世共奏早來臣燾臣安詩延和殿奏對具陳蔡確怨謗君親情理切害因曾稟言路更有何人論列伏蒙宣諭惟卿等及劉安世外他人别無章疏臣等不謂御史當可言之地並不糾劾又慮奸黨變亂公議别有奏陳恐開告訐之路臣等尚慮御史臺知臣等已有論奏備禮一言以塞外議若果

如此則其包藏奸狀益更明白陛下留臣等此奏候蔡確事畢明正其罪五月觀文殿學士知鄧州蔡確言臣僚上言臣在安州作詩涉譏訕詔臣開具因依奏聞一言謫降安州包蓄怨心形於篇什此是臣僚横加誣罔激怒朝廷而實不知往年弟碩坐事由臣愚昧失於教察上表待罪乞行誅責上荷聖恩委曲保全止落職移知安州天地之徳至大至厚臣日夜感謝未知何以圖報且喜且愠不以義者小人之事也臣雖愚陋亦粗

聞事君行巳之大方况又當感而怨豈人情哉臣前年在
步州其所居西北隅有一舊亭名爲車葢瞰隕溪對曰
北山公事罷後休息其上耳目所接偶有小詩數首並
無一句一字輒及時事其辭淺近讀便可曉臣僚卻於
詩外方箋釋橫見誣罔謂有微意如此則是凡人開口
不及某事而皆可以某事罪之曰有微意也臣舊郝處
俊釣臺因歎其忠直見於詩句臣僚謂臣譏謗君親此
一節中傷臣最爲深切又指臣使東海揚塵故事按神

仙傳言大海中揚塵此是神仙麻姑王方平之語也又
言古今詩句用此事者稍多只如近年蘇軾作坤成節
大宴數語亦云採得蟠桃歸獻壽蓬萊清淺半桑田益
祝壽之辭猶用之何得謂臣用此故事為非佳句先是
安燾嘗與同列曰海變桑田事蘇軾亦嘗用作聖節樂
語於是確果以軾為言衆皆疑燾實密風之也長編有
言辛巳詔蔡確責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
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王嵓叟行蔡確責辭曰人臣之

義莫重於愛君天下之誅無先於訕上確奸回無憚險
詖不疑以舞文巧詆為身謀以附下罔上為相業先帝
與子何云定策之功太母立孫乃敢貪天之力陰結朋
邪之助顯為衆正之仇日者寵榮充滿於家司贓賄貫
盈於季弟坐觀奢靡之無度不問貪饕之所從陽若不
知潛與為地朕既屈邦憲以貸卿萬死又抑人言而置
卿兩全曾不反思尚茲歸怨形於指斥播在歌詩託深
意以厚誣包禍心而莫測味思人之作見切憤於權宜

覽觀水之章知樂逢於變故夫豈沾沾之多易益皆快快之餘言尚以列卿俾分留務聊著為臣之戒用嚴垂世之規往服寬恩罔貽尤悔呉處厚常從蔡確為山陵司掌牋奏官處厚欲確以館職薦已而確不薦用由此怨確故繳進確詩士大夫固多嫉確然亦不直處厚云蔡確既責左諫議大夫梁燾左司諫呉安詩右正言劉安世以為責輕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朱光庭相繼論列安世言臣竊聞朝廷以蔡確為光祿卿分司南京

者臣按確嘗位宰相輔政無狀弟碩贓污罪惡貫盈確本同居謂預其事陛下既不窮治又貸碩死仍免決配惟令編管確以失教為名止從薄責朝廷之恩亦已極矣而確不知圖報猶怨望作詩什輒敢謗訕罪狀顯著法所不赦而今來責命太輕未厭輿議非惟失祖宗之意亦恐傷陛下孝治之風伏望聖明更加詳慮早加竄殛以慰人望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莫逃公議伏乞處以典刑更賜重竄初輔臣以蕭前

共議再責蔡確獨純仁與王存以為不可純仁曰方今
聖明宜務寛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
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為法式此事甚不可開
端也又引尚書所言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
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之說丁亥詔蔡確責授
英州别駕新州安置給遞馬發遣沿路州軍差承務郎
已上官及量差人伴送出去逐州交割如無承務已上
即差本路職官吕大防及劉摯等初以確母老不欲令

過嶺太皇太后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大防等遂不敢言既於簾前畫可而退范純仁復留身揖王存進說以為不宜置確死地太皇太后不聽純仁退謂大防曰此路荆棘七八十年矣奈何開之吾儕正恐亦不免耳權中書舍人王嵓叟行確責詞云聖人察言以覲行要在去凶春秋原議而定誅貴乎當罪義之所在朕不敢私蔡確象恭滔天懐諼迷國同林甫之深阻固不易窺甚盧杞之奸邪信其難辨忠義痛心於四海善良側目於

兩朝家積之殃昧而不知已求之禍大而莫測陰遣腹心之黨自稱社稷之臣期惑衆人邀圖後福幸賴神奪之鑒天誘其衷使以不道之言發於緣情之作險意潛驚於衆聽醜詞明播於公庭雖朕德之所招顧母慈之何負昨奉聖訓稍從寬科而公議沸騰予心惻怛未喪朋邪之氣只傷慈孝之風優施笑君猶行夾谷之戮驩兜黨惡尚有崇山之誅宜正典刑以威奸慝假再生於東市保餘息於南荒不獨成朝廷今日之安益將爲國家無窮

之計且非體遂行已而范純仁亦不言劉摯曰明日當
於簾前論之然彥臣等乞無改命他日太皇太后御延
和殿宣諭三省曰前日責降蔡確外議如何宰臣呂大
防等曰確積惡久矣今來罪狀不堪須合如此施行
惟是確之朋黨必有不樂者又宣諭曰確罪前後不一
昨終以先朝舊相因其自請備朝廷禮數令其外任輒
懷怨望自謂有定策大功意欲他日復來妄說事端眩
惑皇帝以為身謀皇帝是神宗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

然昨神宗服藥既久曾因宰執等對時吾嘗以皇帝所寫佛經宣示其時衆中止是首相王珪因奏延安郡王當為皇太子餘人無語安燾其時見確有何策立功勞若是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之害恐皇帝制御此人不得所以不避奸邪之怨因其自取如此行遣葢為社稷也五月大夫梁燾言今月二十四日有本取公事同右正言劉安世延和殿進呈蒙太皇太后宣諭近日行遣蔡確只為官家及社稷不為自家卿等

言事盡忠太皇太后與官家總知今後常如此者又曰

臣僚初時甚好纔到富貴便須改節壽遂復奏曰小人

但務奸邪以保富貴朝廷亦可保其富貴太皇太后曰

如能以正道始終所得富貴更是長久御史中丞傅堯

俞侍御史朱光庭言邢恕乃蔡確死交其奸狀衆所共

知確既貶竄其徒不無反側若重責恕其他一切置之

則天下服而衆心安矣是日詔丁憂人前朝奉郎直龍

圖閣邢恕服闋日落職在城鹽食麴酒稅務中書舍人

鄭雍行責詞曰言行堅偽王者之所必誅聖人之所不赦邪恕誦古訓典服儒衣冠不師孔孟之言專鼓儀秦之舌假善類如市凶人既竄餘焰未消盍正典刑以清醜孽汝之自貽伊戚其又何辭焉吾於屈法申恩可謂無負矣往服寛典尚蓋爾愆先是恕自襄州移汝州專抵鄧州見蔡確相與謀所造定策事後移河陽司馬康始除喪赴闕恕特招康道河陽因言確有大功不可掩勸康作書稱確為他日全身保家之計康與恕同年登

科又以恕出其父光門下信之不疑作書如恕言留恕本意必得康書者葢以謂司馬光之子云爾則確定策事可取信於世不疑既而梁燾自潞州以大夫名燾已道溫縣入朝恕使人要燾出河陽燾與恕有舊既至恕連日夜定策論確且康與確書為証燾不悦及當言路會吳處厚奏確詩燾遂與劉安世等共請誅確既貶竄恕亦坐責康初欲從恕邵雍之子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純直不意恕欺己且

曰巳諾之矣伯温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公休若從之則必為異日之悔矣及壽等論確恕罪亦指康書詔令康分析康乃悔之初蔡確之貶新州也邵伯温曰公卿大夫當知蔡確奸邪投之死地何惜然嘗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欲薄其罪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等疾惡已甚貽後日縉紳之刑忠直雖有餘不無過也呂吳處厚以前宰相詩為譏謗非所以厚風俗罪之可也蔡確故大臣不問以愧其心朝

廷當罪治確及其貪妄定策之功使誣罔之迹曉然以
詔天下後世罪其造謀者可也嗚呼聖初亦賢者有
為之時也而用章惇之凶暴蔡卞之奸邪一時輕躁
險薄之徒皆進使宣仁被謗哲宗致疑離間骨月悲
夫六年夏五月先是蔡確母胡氏進狀及訴於尚書
省乞量移確三省至宣州年月進呈太皇太后不許確
獨許還惠卿呂大防劉摯本與確為地方乃不知本謀
傅堯俞竊語王岩叟曰吉甫得胡氏力八月兩宫幸李

端愿宅臨奠既還蔡確母胡氏呼太皇萬歲臣妾有表
衛士取而去是日丁酉也翌日三省進呈胡氏馬前狀
太皇太后宣諭曰確不為渠吟詩謗讟只為此人於社
稷不利若社稷時之福確當便死此事公輩亦須與掛
意摯曰只為見呂惠卿一年量移便來攀例蘇轍曰惠
卿量移時未有刑部三年之法太皇太后曰更説甚法
大防曰乞令開封府發遣從之既而摯語大防作小貼
附錄黄奏初云早來簾前議欲開封府發遣恐致喧讀

且令告示詔可給事中朱光庭還錄黄言確罪惡比於四凶四凶既竄豈有復還之理乃以刑部常法預先告示理極不可遂寢前詔也而執政又聚都堂議欲用光庭論駁告示摯曰告示何者再三遲疑傅堯俞曰告示不行大防又曰適以奏知摯曰難為坐聖旨告示只本房告示遂令刑房批帖子告示更不復坐聖旨既而復降黄錄過門給事中雖欲再論列不可得矣

紹聖三年九月中書舍人葉祖洽言臣甞論前日受遺

之臣朝廷所當崇報今故相確雖蒙朝廷牽復官職然其所得恩數與平時輔相無異近時司馬光吕公著等皆以安逸殁於府第恩禮隆厚賻贈優渥而確以常與受遺之列為元祐人所嫉流離貶斥卒死嶺南諸子居憂婚嫁未了服除之後私用尤窘伏望聖慈加隆寵數使忠義之士聞之感動詔特賜確本家宅一區

契丹女真用兵始末

女真國本肅慎氏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

謂之靺鞨五代始號女真太祖時屢修貢太宗時上言契丹怒其朝貢置兵絕其路請兵伐之上降詔 闕 不為出師大中祥符後絕不與中國通元豐中常降詔高麗令來市馬無至者女真有數種江之南為熟女真北為生女真生女真之族尤繁而安班者長也孫曰英格子曰阿固達為人沈毅有大志初契丹國舊為盜捕之獲潛奔女真國命英格圖之遷延數月漫云已誅絕契丹進其父子官自是陰懷異志力農積粟練兵牧馬多

金珠賂契丹權貴十餘年未以發也是年英格死阿固達立政和四年契丹虐女真捕海東青求珠女真不勝求而叛時政和二年春遼主延禧如混同江釣魚故事女真國主千里内皆會酒酣延禧使諸部歌舞為樂阿固達不從禧欲誅之樞密蕭奉先曰小人何知殺之傷向化心阿固達既歸疑契丹知意後呼之不至矣夏初命童貫為遼國生辰蔡京曰遣以宦官是無人矣貫使遼燕人馬植密邀於路為言取燕之策貫挾以歸奏

賜姓名趙良嗣後遼數移檄索之貫諱不與平燕議自此始十二月女真阿固達率諸部叛遼弟烏奇邁尼瑪哈烏舍為謀主尼楚赫伊喇羅索棟摩等為將遼主不以介意遣高壽仟統渤海軍討之大敗復以蕭似先帥軍五千餘屯出河女真掩其未陣襲之似先兵潰追殺百里延禧自雨敗名宰相張琳吳庸付兵十萬使討之奉先不知兵琳庸御衆無法數月盡為女真所陷遂有輕契丹心矣五年春遼攻契丹黃龍府陷之遼主親征車

騎亘百里分路進發期必滅女真女眞大懼阿固達哭謂衆曰始與汝曹起兵苦契丹之暴欲自立國爾今天祚親至非人人效死莫敢當也不若殺我以降諸酋皆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遼軍深入女真乘契丹未陣二面急攻延禧大敗女真乘勝遂併渤海遼陽所管州五十里六年夏初知雄州和詵奏契丹為女真所敗燕亦叛董才斬監軍首來獻上意欲興師樞密鄧洵武曰南北通好久矣今信叛邊言而敗百年之盟不可上大

悟八月契丹女真相持上欲復燕雲御札委洪中孚經畧
中孚上言契丹通好百餘年女真疎遠不可深知七年夏
朝廷方謀復燕以韓粹彥知中山府粹彥陛辭曰國家奄有
四海安用是一彈丸土上亦不之罪建隆以來女真常至
登州買馬故道猶存有漢兒高藥師者常隸怨軍見契丹
亂由間道來奔八年遼燕王淳將討怨而女真至淳與遇
陣未合而潰延禧在京聞報震懼私謂左右曰女真必來
吾與宋為兄弟夏為舅甥何懼哉八月女真趨遼中京

延禧恐其襲己遷雲中遼東人楊樸勸女真稱皇帝以王姓以文名以國産金故稱大金改元天輔皆從之

重和二年春女真使李善慶入國門詔蔡京童貫諭以夾攻取燕之意

宣和元年六月高麗國忽上奏以其王病求醫上命擇二良醫往歲餘方遣歸奏館二醫甚勤謂曰高麗小國世荷國恩不敢忘聞天子用兵遼人實兄弟國尚存之尤足為中國捍邊女真深沈不可測也願告之天子早

為備之二年九月女真使至議與中國分地及歲賜十月馬政等達金主阿固達帳前議久不决彼以南朝無兵備若我滅契丹據燕與宋為隣徐議未遲惟尼瑪哈云南朝四面被邊無兵何以正國未可輕之於是持書來略云前書所約夾攻而許燕京今更欲西京請就便計度阿固達初不認已許西京或云趙良嗣向云已許葢誑朝廷實為禍本云遼將余覩叛歸女真四年三月金攻陷遼中京延禧率兵五千奔雲中留燕王淳守國遂

入夾山怨軍謀立淳淳不得已即位將下詔復幽燕故地遣童貫勒兵廵邊四月貫至雄州分西兵兩路种師道總東路兵屯范村敵亟來攻凡駐十二日敵戰甚力二人以賊勢尚熾議還軍六月退保雄州是日敵兵大至城下敵使王介儒至曰女真背初約亦南朝所知者也舍此不圖結密迩之鄰基他日之禍可乎貫遣參議官劉鞈與介儒議再修和好上聞之詔班師八月金人取雲中未報師期忽聞童貫舉兵趨燕地南朝徑取燕

守關則歲賂不可得遂遣臣持書來上待之甚厚時常勝軍管押郭藥師有意歸朝名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子取金印之時於是萬國響應遣奉表以涿易二州降受之軍大振偽太后蕭氏懼遣臣蕭容表稱藩乞捐舊幣復舊好宋昭上書亟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日金人決先敗盟為中國患乞斬首謀趙良嗣等學士任諒貽時相書諭耶律氏不當滅絕因陛對郭藥師必放人初為狂冬十月改燕山府

九州為郡宣撫司劉延慶統大軍與郭藥師自雄州新城又遣劉光祖楊可世出安肅軍趨易州遂會涿州時兵衆五十萬駐蘆溝河藥師入燕城契丹兵尚衆藥師屢敗燒營而退衆軍潰自熙寧所積軍實掃地盡矣初童貫蔡京再舉取燕不下懼獲罪密遣客王環由飛狐路擣阿固達今園之遂分三道進軍契丹聞阿固達至棄關而遁趙良嗣等至金國軍前諭燕租賦五年上許銀絹代賦二月良嗣再使金書畧曰本朝與貴國通好

每曲從所欲令代稅之物悉如來諭阿固達大喜遂議歸雲中三月遣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四月丙申至雄州庚子貫攸帥師入燕先曰交割後曰撫定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户為金人席捲而東朝廷捐歲幣數萬得空地而已庚戌曲赦河東北燕雲路初尼瑪哈止欲割涿易阿固達曰海上盟勿忘也我死汝則為之金書初不及西京朝廷信良嗣等誑謂金人誠歸雲中故曲赦河北東及燕雲山後兵端之始也五月阿固達

卒弟烏哥邁立燕人張瑴任遼為節度使知平州事知國必亡籍丁壯練兵為備金既下燕瑴以平州來附八月河北轉運呂頤浩奏燕山之勢難守雖竭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必無人善其後十一月張瑴遣弟通款朝廷授泰寧軍節度使世襲平州時外廷莫知其端良嗣力爭不可恐必招女真之兵不從金人知之千騎襲破平州得所賜瑴詔瑴挺身走燕弟懐御筆又為金得自是歸曲朝廷六年六月詔曰自燕雲之復兩河京東累

經調發民力已弊不假諸路其何以濟其措置調夫徧率天下得二十萬而怨結四海矣七年春遼主竄入陰山時聞尼瑪哈歸國率衆南來為金所敗又畏中國乃謀奔西夏未至金人擒之時邊隙已開北人馮忠信知夏人與女真有入寇之約竊書以馳告邊臣以聞雖賞以官不敕武備時河東奏尼瑪哈至雲中經營南寇初金既得遼主即謀南侵連遣三使且覘道路使不疑會義勝軍叛甚言中虛實由是劉彥宗等勸尼瑪哈言南朝可

圖因糧就兵可也尼瑪哈決意入寇十一月童貫至太原

九月詒令宣撫遣馬擴使尼瑪哈至境嚴軍以待首議立

后事曰今當力辨是非吾遣人如宣司矣使至太原倨

甚曰速割東河河北大河為界貫聞束手無策亟遁還

斡里雅布軍已壓境郭藥師率官軍迎降張令徽遁還金

知蔡靖呂頤浩等置軍中以行尼瑪哈軍犯朔武義勝軍

開門獻城金人至武州漢兒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

遂陷代州安撫使史抗迎戰死之至忻州忻守賀權開

門張樂迎之時上恭謝畢始出敵犯界密報宰執又與圉之癸丑童貫太原遽回中外洋然如此邊事作矣初祖宗以梁門遂城爲安肅保信軍自童貫等即得燕山謂二縣在内也廢之移軍營毁樓至詔復爲軍敵已大入尼瑪哈引兵圍太原干張孝純副總管王禀嬰城固守提舉鄭詭自城中出傳諸郡始築城點丁爲守禦計金人圍中山府已未下詔畧曰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畧其草澤異才有能出奇計或使疆外任以不次

尤異者以將相待之應中外並許直言李彌大諫上毋親征且名四輔及諸道兵入衛又擇精兵良將假道高麗以擣女真之虚不報詔師道為河東北制置使何㮶副之上將謀内禪先名宰執書傳位東宫字庚申擢敏章詔傳位皇太子自稱道君退居舊宫

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十五

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十六

宋　彭百川　撰

祖宗聖學 范祖禹帝學附

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詔加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帝親製文宣王兖國公二賛三年六月以右諫議大夫崔頌判國子監始聚生徒講學或遣中使以酒果賜之因謂侍臣曰今武臣欲盡令

讀書習於為治之道帝召宗正丞趙孚對後殿令講周易謂左右曰孚講說精博亦可賞也四年四月丁亥幸

國子監

開寶元年知制誥李穆薦王昭素名見便殿賜坐令講易乾卦因訪以民間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帝嘉之帝自開寶以後好讀書嘗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趙普為相帝嘗勸以讀書帝讀尚書因歎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

太平興國八年以聽政之暇日閱經史求人以備顧問始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侍讀每出經史即召文仲讀之帝語宰相曰史館所修太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當親覽宋琪曰陛下好古不倦觀書為樂然日閱三卷恐至罷倦帝曰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每見前代興廢以為鑒戒雖未能盡記然未聞未見之事固已多矣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徧因思好學之士讀萬卷書亦不為難

端拱元年八月幸國子監即名李覺令對御講說嘗講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帝甚悅賜帛百疋明日謂宰相曰昨聽說泰卦文理深奥足為君臣鑒戒朕與卿等當遵守勿怠

淳化五年十一月幸國子監名直講孫奭講尚書判監李至執經講堯典一篇未畢遽令講說命三篇帝曰尚書王言治世之道說命居最文王得太公高宗得傅說皆賢相也復講至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之句曰誠哉是

言何高宗之時而有賢相如此嘉歎久之

真宗皇帝

真宗崇尚文雅自出閤後專以講學屬詞為樂禁中遊息之所皆貯圖籍置筆硯及即位每名諸王府侍講邢昺及國子監直講孫奭等更侍講說質問經義久而方罷

咸平元年正月命擇官詳正經籍因訪明達經義者參知政事李至曰國學講書崔頤正博通諸經尤善誦說

帝曰朕心中無事甚樂聽書常求其人尤不易得翌日
召顧正講尚書于景福殿又于苑中講大禹謨自是日
令赴御書院侍對
三年七月以兵部侍郎楊徽之户部侍郎夏嶠並為翰
林侍讀學士國子祭酒邢昺為翰林侍講學士翰林侍
讀呂文仲為翰林侍讀學士初唐開元中置侍讀其後
有翰林侍講學士五代以来四方多事時君右武不暇
嚮學故此職久廢太宗崇尚儒術聽政之暇觀書為樂

殆至宵分手不釋卷由是命文仲為翰林侍讀寓直禁中以備顧問然名秩未崇帝聰明稽古奉承先志首置此職擇耆儒舊德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設直廬于秘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日給尚食珍膳夜則迭宿帝嘗謂侍臣曰朕聽政未嘗虛度時日擇頤編簡素所耽玩但古聖奥旨有未曉處不免廢忘昨置侍講侍讀學士自今令監館閣書籍中使日具當宿官名進入朕欲名見訪問自是多召對詢訪或至中夜焉

帝御便殿命翰林侍講學士邢昺講左氏春秋侍讀預焉五日講春秋畢邢昺曰春秋一經少有人聽多或中輟帝曰勤學有益最勝他事且深資政理無如經言朕聽政之餘唯文是樂講論經藝以日係時寧有倦耶

景德四年三月召近臣觀書玉宸殿即帝偃息之所茵幃皆黄絹為之無文綵之飾聚書八千餘卷帝曰此惟正經正史累校定者小說他書不置于此蓋俯近禁中最便觀覽國家搜訪圖書其數漸廣臣僚家有聚書者

朕先借其目參校所少并令抄補所得甚多信非時平
不能備帝宴餞侍講學士邢昺于龍圖閣上持禮記中
庸篇圖昺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之語因講述大學序
修身尊賢之理皆有倫貫坐者聳聽帝甚嘉納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幸曲阜謁文宣王廟帝曰唐明
皇褒先聖為王朕欲追謚為帝可乎或言宣父周之陪
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遂止增美名帝命王旦選
儒學之士旦薦崇文院檢討馮元帝名見命講易泰卦

元進說曰地天為泰者以天地之氣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卑惟上下相與則可以輔相天地財成萬物帝甚悅賜元緋章服稱旦善擇才

天禧元年二月詔太子中允直龍圖閣馮元講易于宣和門之北閤侍制預焉自是聽政之暇遂以為常太宗時邢昺常纂札選以獻其後帝閱書禁中得其本作賛以示近臣曰朕在東宫昺為侍講嘗徧講九經書亦有三五過或十餘過者唯尚書凡十四講蓋先帝慈旨

勉勵每旦聽書食訖習射使與兄弟朝夕同處所習文武二事爾帝雖政務煩劇亦中夕披閱條其舛互纖悉窮究諸儒疲于應對為文務求不雜製述尤多中外書奏歌頌無不重複省覽暑月或衣單絺流汗浹體而詳覽不輟文史政事之外無他玩好帝讀經史擇其可以為後世法者著正說五十篇其後仁宗御經筵命侍臣日讀一篇

仁宗皇帝

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封壽春郡王九年正月命尚書户部郎中直昭文館張士遜户部員外郎直史館崔遵度並為王友二月詔以郡王學堂為資善堂真宗賜王歌凡七軸曰勸學曰修身曰懷儉約曰慎所好曰䘏黎民曰勿矜伐曰守文八月立為皇太子參知政事李迪樞密直學士王晰並兼太子賔客真宗作元良箴以賜太子有殿侍張迪者給事左右太子曰是可與賔客同名耶方覽尚書至協于克一遂令更名克一真宗知之

甚恱

乾興元年二月即皇帝位三月賜輔臣飛白書各一軸帝未嘗為飛白書一日試書體遒勁有如夙習因以分賜焉戊寅詔曰朕仰承先訓肇纉慶基思與忠賢日勤聽覽至于宵旰非敢怠遑雖每屬于清閒亦靡圖于暇逸當延侍從講習藝文勉徇嘉謀用依來請雙日不視事亦當宣召侍臣便殿以閲經史兾不廢學也隻日亦召侍臣講讀見莊獻垂簾問

天聖二年六月乙未賜尚書工部郎中直龍圖閣馮宗元三品服以講孝經徹章也時帝方嚮學名宗元入講故賜之

四年五月召輔臣觀宋綬等讀唐書帝因曰朕覽舊史每見功臣罕能保其始終王曾曰叔等及禍良以功成而不退也翰林侍讀宋綬請解三班以專講勸皇太后命擇前後文字可以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帝覽遂錄孝經論語要言及唐太宗所撰帝範明皇朝臣僚所獻

聖典君臣政理論上之

五年四月辛卯賜新及第人聞喜燕于瓊林苑遣中使賜御詩及中庸篇各一軸初帝欲賜中庸篇命中書録本既上乃令張知白進讀至修身治人之道必使反覆陳之十月乙酉兼修國史王曾言唐史官吴競于正史實録外録太宗與羣臣對問之語為貞觀政要今欲採太祖太宗真宗實録日歷時政記起居注其間事迹不入正史者别為一書從之

明道元年二月呂夷簡上三朝寶訓三十卷即王曾所請也崇政殿置說書（見官制門）置邇英延儀二閣（官制門）置天章閣置侍講（官制門）讀正說謹罰論深文峻法非善政（論治門）讀正說養民論戸口豐耗（戸口門）御邇英讀正說春秋（論治門）八月詔兩制檢閱唐書君臣事迹近于治道者日錄一兩條上之以翰林學士蘇紳言唐憲宗嘗令近臣具前代得失之迹繪圖以備觀覽也

二年二月召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臺丞

無在經筵者常以昌朝長于講說特名之趙師民上疏論延講誦事論治門 賜楊安國趙師民品服見論治門 邇英閣出御書十三軸凡三十五事論治門 丁度上邇英閣聖問論治門 講諸國風以為鑒戒論治門 三月講詩匪風誰能烹魚漑之釜鬵帝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義與此同丁度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學高遠何以見古人求治之意乎讀漢書論高祖從諫論治門

十一月甲午講詩角弓篇帝曰幽王不親九族以至于

之又曰書云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帝堯之盛德也朕甚慕之丁度在經筵帝每呼學士而不名嘗問度蓍龜事度對曰不若以古之治亂為蓍龜也讀三朝經武聖畧論治門

慶曆七年丙申御邇英閣講孝經勅賜曾公亮三品服帝謂宋祁曰此賜異于他臣僚又曰自古帝王皆有師今賜師儒之臣講筵之榮事也己亥講論語序至安昌侯張禹帝曰禹師臣不忠讀書何為四月己巳讀賈誼

傳論三公三少皆天下之端士與太子居處出入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帝曰朕昔在東宮崔遵度張士遜馮元為師友此三人者皆老成人至于遵度尤良師傅也辛未讀貞觀政要唐太宗曰今所任人必以德行學識為本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豈堪大用帝曰人臣須是知書宰相尤須有學也楊安國對曰漢儒多引經決大事宰相必通一經常謂宋祁曰近代士人多不務通經但用一時之藝苟取富貴葢進用高科者不十年便

居顯位士品所以不勸也

皇祐元年四月邇英閣講論語直哉史魚帝曰遽伯玉信君子矣而不若史魚之直不以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也安國對曰聖意以遽伯玉不若史魚欲戒不亮節之臣也丁未講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帝曰何謂訕上楊安國對曰人君若有闕失臣下當力正之若不能面諫而退有後言是居下流而訕上也賜講書張錫飛白二字論治門

十一月庚寅朔御崇政殿名近臣三

館臺諫官及宗室觀三朝訓鑒圖十二月詔盧士宗講周易令舊講筵學士上殿聽乙丑再御延和殿侍讀侍講並赴命盧士宗講泰卦面除天章閣侍講賜紫章服士宗楊安國所薦也是日詔右僕射賈昌朝赴講筵備顧問不講書帝以昌朝前宰相又舊講臣特命之四月讀前漢書東方朔傳至武帝微行數出帝曰當安存之時常思危亾之戒安有後悔又讀至籍提封為上林苑帝曰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之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

每奉德音未嘗不憂勤天下此陛下闕

祖宗以來家法爾甲寅張撰讀後漢明德馬皇后紀至服大練抑止外家因言令妃族太盛不可不裁損使保其家帝嘉納之

三年三月壬辰御邇英殿講易至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帝曰人之情欲皆生于陰陽而節之在人講易嗣卦論治門

丁度論仁宗好學同上

講讀官賜坐官制門

丁丑帝飛白書師法二字賜講讀官各一軸時趙師民謁

告歸青州命就賜之皇祐後每歲重午必賜飛白書扇

四年陳歆器論治門　六月御延和殿侍講學士上五經精義九月詔名賈昌朝赴講筵置無逸圖于左方論治門

五年夏四月講書罔命論治門　壬辰再御延和殿侍讀學士上前史精要後漢書三十卷十月甲寅再御延和殿侍講學士上五經義春秋通解八十卷

至和元年八月壬子名觀文殿大學士晏殊赴經筵賜坐待如宰相儀起居注于立讀講官之末官制門　九月已

已講周禮到薄征緩刑楊安國曰所謂緩刑者乃為詿誤之民當歳歉則貰之閔其勞也今衆持兵仗劫糧廪一切寛之恐不足以禁奸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飢饉州縣不能存卹餓殍所迫遂至為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

二年二月詔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張昇年髙免進讀上令侍經筵以備顧問周禮䟽禝論治門讀太史公傳論治門

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錢象先善講説語約而義明

帝閒有顧問必依經以對因諷諭政事遂及時務有啟迪勸納之益前後留侍十五年特被恩禮每乞外官輒不許既去必見思而復名故事講官分日迭進象先已得請知蔡州帝以象先行有日令獨徹所講秩于是同列罷進者十日帝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之事直言無諱

治平元年帝謂韓琦曰凡事之行患于漸久而怠廢況為學之道尤戒中止宗室之幼者仍須本位尊長常加

率勵庶不懈惰可名舍人諭此意作詔戒勉之帝既命增置宗室學官因謂宗室數倍于前而宗正司事亦滋多乃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以宗惠為之而降是詔餘並見輔導英宗門

嘉祐二年五月始聽講讀于東宮天資好學尋繹請問有至日昃内侍言恐飢當食上曰聽讀方樂豈覺飢耶英宗以上讀書太多常遣内寺正止之

治平四年正月上即位九月壬寅御史中丞司馬光為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先是光言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至是又言臣言果是則方平當罷若其非是則臣當遠貶上手詔光得卿奏反謂因前日論方平不當故有是命此乃卿思之誤非朕本意也朕以卿經術行義為世所推今將開延英之集比得卿朝夕討論敷陳治道以箴遺闕故命進讀資治通鑑此朕之意皎然易見也況命卿之旨在二十六日登對前苟朕以言事罪卿豈復遷卿美職必諒朕誠更勿橫俟對日朕亦當諭旨十

月己酉初御邇英閣名侍臣講讀經史退上獨留吕公著謂曰朕以司馬光道德學問欲常勸講左右非謂其言事也甲寅司馬光初讀資治通鑑上親製序面賜光令候書成日寫入又賜潁邸舊書二千四百一卷

熙寧元年四月庚申翰林學士兼侍講吕公著王安石等言切尋故事侍講者皆賜坐自乾興以後講者始立而侍者皆坐聽臣等竊以為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坐乞付禮官考議詔太常禮院詳定以聞後韓維力約

胡宗愈等言臣侍君側古今之常或賜之坐蓋出優禮
祖宗以来多賜坐者以其敷暢經義所以明先王之道
道之所在禮則加異太祖開寶中李穆薦王昭素于朝召
對便殿賜坐令講易乾卦太宗端拱中幸國子監外輦
將出顧見講坐因召學官李覺講說覺曰陛下六飛在
御臣何敢輒升高坐太宗為之降輦令有司張帟幕設
別坐李覺講易之泰卦令列侍之臣回還列坐執經而
講者顧使獨立于前則事體輕重誠為未安臣等以為

宜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判太常寺龔鼎臣蘇頌周孟陽同知太常禮院王汾劉攽韓忠彦言臣等竊謂侍從之官見于天子若賜之坐有所顧問猶當避席立語况執經人主之前本欲便于指陳則立講為宜若謂傳道近于為師則今侍講解說舊儒章句之學耳非有師之實豈可專席安坐以自取重也今朝廷班制以侍講居侍讀之下祖宗命官之本意重輕可知矣今若使侍講輒坐其侍讀當從之若亦許之坐則侍

從之臣每有進說皆當坐矣且乾興以來侍臣立講歷
仁宗英宗兩朝行之且十五年豈可以一旦爲有司之
失而輕議變更令人主之待侍臣緜始見以及畢講皆
賜之坐其尊德重道固已厚于三公矣尚何加焉其講
官侍立伏請仍舊初孫奭坐講仁宗尚幼跂案以聽之
奭因請立講論者不以爲是王安石兼侍講請復乾興
以前故事使預聽者亦立坐之日少而侍立之日多于
是公著等遂同建明已而衆議同上以問曾公亮公亮

但稱臣侍仁宗書筵亦立後安石因講賜留上面諭曰卿當講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

二年十一月司馬光讀資治通鑑漢紀至曹參代蕭何為相國一遵何故規因言參以無事鎮撫海内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漢常守蕭何之法久而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可以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雖周亦用商

政也書曰毋作聰明亂舊章然則祖宗舊法何可變也
漢武帝用張湯之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宣
帝用高帝舊法但擇良二千石使治民而天下大治元
帝初立頗改宣帝之政丞相衡上疏言臣竊恨國家釋
樂成之業虛為此紛紛也陛下視宣帝元帝之為政誰
則為優荀卿曰有治人無治法故為治在得人不可變
也上曰人與法亦相表裏耳光曰苟得其人則無患法
之不善不得其人雖有善法失先後之施矣故當急于

求人而緩于立法也壬午呂惠卿講咸有一德因言法不可不變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者正月始和置于象魏是也有五歲一變者五載一巡守考制度于諸侯是也有一世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世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司馬光言能守蕭何之法則治變之則亂臣竊以為不然惠帝除三族罪妖言令挾書律文帝除殺孥令安得謂之不變哉武帝以窮兵黷武貪淫厚斂而盜賊起宣帝以綜覈名實而天下

治元帝以任用恭顯殺蕭望之而漢道衰皆非由變法
與不變法也夫法弊則必變安得坐視其獘而不變耶
書所謂無作聰明亂舊章者謂實非聰明而强作之非
謂舊章不可變也光之措意盖不徒然必以國家近日
多更張舊政因此規諷又以臣制置三司條例及看詳
中書條例故發此論也臣願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為
是則當從之若光言為非陛下亦當播告之修不逆厥
指名光詰問令議論歸一上名光前謂曰卿聞呂惠卿

之言乎惠卿之言如何光對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漢惠文武宣元治亂之體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五歲一變一世一變則非也正月始和置于象魏者乃舊章也非一歲一變也亦猶州長黨正族師于四孟月朔屬民而讀邦法也豈得為時變月變耶天子恐諸侯變禮易樂故五載一巡守有變亂舊章者則削黜之非五載一變法也刑罰世輕世重者蓋新國亂國平國隨時而用非一世一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

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必得良匠又得美材今二者
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講筵之官皆在此乞陛下
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材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
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
用例茍用例而已則胥史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
何也惠卿曰司馬光備位侍從見朝廷事有未便即當
論列有官守者不得其言則去豈可但已光曰前者詔
書責侍從之臣言事臣嘗上疏指陳得失如制置條例

司之類盡在其中未審得達聖聽否上曰見之光曰然則臣不為不言也至于言不用不去此則臣之罪也惠卿責臣實當其罪也臣不敢逃上曰相與共講是非耳何至乃爾司馬光與呂惠卿論青苗害民見青苗門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士大夫詾詾皆以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

三年四月癸未司馬光讀資治通鑑漢賈山上疏言秦始皇居滅絶之中不自知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又

讀張釋之論嗇夫利口光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
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葢其人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而
君從其言是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惠卿在坐光專
以此斥之
十年十月講周禮
元豐元年三月辛巳御邇英殿沈季長講周禮八法上
曰或言邦治或言官治何也季長對畢上曰然壬午侍
講學士呂公著極論治體至三皇無為之道釋老虛寂

之理公著問上曰此道髙逺堯舜能知之乎上曰堯舜
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之然常以知人安民為難此
所以為堯舜也上又論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
王業者以其能屈己從諫耳上臨御日久羣臣畏上威
嚴莫敢進規至是聞公著論諫然敬納之
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五
代紀三十餘卷資治通鑑自治平三年置局編終五代
史畢至是書成計二百九十四卷目錄考異各三十卷

上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輔臣請觀之遂命付三省仍令速進入以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奬諭

哲宗皇帝

元豐八年十二月詔講讀官赴資善堂保祐哲宗門

元祐元年二月進讀寶訓保祐哲宗門　三月詔講讀官更不輪資善堂直宿直宿不見起何年　講臣直宿講臣賜坐立講坐講延和殿講讀已上並見伊川出處門　夏四月先是中書省景祐

二年置邇英延英二閣以設講筵延英閣在崇政殿之西南吕欲令管勾講筵所經度如得寛涼以備夏講詔修内司畫圖進入九月甲子賜宰臣執政經筵官宴于東宫上親書唐人詩分賜之以講論語終篇也乙丑吕公著以下謝賜宴御書太皇太后曰皇帝天資聰敏宫中惟好學而聖性易成昨日所賜欲卿等知爾吕公著進論語孝經中要語百篇宣仁門

范祖禹勸哲宗以學為急

保祐哲宗門

蘇軾侍讀言今日邇英進讀寶訓及雍熙淳化

事太宗每見雨雪應時輒喜今日水旱荐至雨雪非時竊謂陛下身修而政未修其弊在監司守令不得其人四年三月吏部尚書兼侍講蘇頌等奏臣等撰漢唐故事得旨分門編修成冊進呈詔邇英要覽為名梁燾勸哲宗讀寶訓見宣仁門十月癸丑上御邇英閣名講讀官講三朝寶訓終侍講蘇頌等奏曰陛下勤求治道仰法祖宗臣等每愧荒踈不能發明上資聖覽上遣内侍宣答曰祖宗治道茲有本原逮此終命篇悉資開發頌等稽

首稱謝十二月劉安世言伏自前月末聞傳聖旨權罷
講筵是時興龍節意謂將有宴享所以暫輟邇英之幸
用成慶禮今復半月別無政事亦非有前歲大雪苦寒
之故而勸講之臣久不得望見清光臣固疑之矣近者民
間喧傳禁中見求乳母攷之頗有實狀伏望聖慈為宗
廟社稷之大計清閒之燕頻御經筵仍引近臣與之論議
前古治亂之要當今政事之宜俾悉開陳以助聖學范
祖禹勸勤學以遠聲色梁燾請開經筵詔錄講義已上並保

祐哲宗門

五年四月詔講讀官今後每遇經筵退留講讀官各一員丁迺英奏對仁宗鑒古觀文二圖保祐哲宗門八月劉唐老言大學一篇論入德之序詔經筵之臣訓釋此書上進以備觀覽從之

六年二月講筵所言奉旨進漢唐故事及史記事其間可觀事迹多記少錄請稽古錄節次進呈以代漢唐故事

三月呂大防奏仁宗所書三十六事請令圖寫置坐隅

以備觀覽從之八月呂大防乞寫仁宗時閣記注一本進入以備聖覽從之其後詔國史院修寫進入十二月開封府火翌日執政于講筵奏曰火通夕傳報必驚動上曰廹近原廟極可懼執政退相與歎嘆曰言詞雅馴殊有裕陵之風

七年三月王岩叟奏曰陛下宫中何以消日上曰惟是讀書岩叟又曰聖人之學要在專勤屏去他事謂之專久而不倦謂之勤如此天下幸甚讀寶訓門哲宗

五月范

祖禹按講筵故事講官講經讀官讀史右令同進讀漢
唐書即是講官兼讀官乞專令讀官進史從之
紹聖元年六月罷講禮記七月詔令後進讀用新唐書
曾布請也
四年十月邇英讀寶訓上謂蔡京曰寶訓內事多係實
錄不須進京曰王安石有日錄乞行進上曰宮中自有
本
徽宗皇帝

崇寧五年三月詔蔡卞深得王安之學宜在邇英留為侍讀

祖宗制科取人

建隆二年九月癸未復置書判拔萃科國史書八月令九月蓋八月始條其可施行實九月也

乾德元年復試應拔萃科田可封等見科舉門二年正月詔舉賢良方正等三科見科舉門四月試賢良穎贄見科舉門四年

六月庚寅上親試制科舉人姜涉等於紫雲樓下從容

謂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曰則天一女主耳雖刑罰枉濫而終不殺狄仁傑所以能享國者良此由也因論前代帝王得失日晡乃罷涉等所試文理踈畧不應策問並賜酒食遣之應百篇舉趙昌言見科舉門太平興國五年

至道三年秋七月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應詔上疏其二云制舉科目不可具陳畧舉可設者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道侔伊呂科才比管樂科傳道經典達于教化科詳明正術可以理人

科文堪經邦科武足安邊科臣伏覩太祖朝曾設制科示時勑限三千字以上成字數既多書寫不易賜食之後就試以来既對天顔豈無兢懼又值日晚固不遑寧雖有經邦之謀豈能周悉設有安邊之策靡暇敷陳今若設此科條但以漢時公孫弘董仲舒所試則往復問答既盡見其才謀品藻甄升信無違其器業此設制科其利二也

太宗至道三年九月右正言直史館孫何獻五議其四

言復制科曰唐室參古今之制取天下英俊其試禮部則進士明經解詁句讀聲病偶對者也制舉則賢良體用等科財成制度寅亮經綸者也國家廓土闢宇立太平之基然制科未復淸途美官惟進士明經遞遷以升豈不念林壑非常之士有違弃乎臺諫所進之人有僭濫乎獎應制科林陶見科舉門

眞宗咸平四年四月辛未上御殿試制舉人命翰林宋白等充考官得秘書丞查道進士陳鉞入第四等推官

王曙入次等八月己酉復試制舉人得成安簿丁遜舒州推官孫僅秘書丞何亮推官孫暨入第四等亮為太常博士暨為寺丞

景德二年甲子詔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文典達于教化才識兼茂明于體用武足安邊洞識韜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才任邊寄等科令尚書吏部傳告諸路許文武羣臣草澤隱逸之士来應委中書門下先加考試以器業可觀具名聞奏時上謂寇準曰方今文

武多士豈無才識優異未升進者耶至于將帥之任尤難其人前代試以制策觀其能否用求材實亦為國之遠圖也因出唐朝制科之目采其六用之一年策試錢易石待問四月試賢良方正著作佐郎陳絳溧水縣令史良丹縣簿夏竦先是上謂宰相曰比設此科欲才識兼優若但考文義則積學者方能中選苟有濟時之用安知策問經義時務命兩制上策問擇而用焉六月右正言陳彭年請條制貢部復宏辭科來經術士十月以前鄂

縣簿髙志寧者為理評事志寧明經中科請應試洞諳
畧科且求日試三千字既而不能成上察其歴官無過
特命遷秩
祥符元年夏中書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草澤劉若
冲周啓明才識兼茂明于體用大理寺丞吕夷簡草澤
許申等詔以申等雖敏贍可賞而理道未精不副名對
若冲啓明申並許應舉仍免取解夷簡優與親民差使
時上封者言兩漢舉賢良多因兵荒灾異所以詢訪闕

失令東封西祀受瑞建封不當復設此科于是悉罷吏部科同

仁宗天聖七年閏二月詔曰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制舉獨久置不設意吾豪傑或以故見遺也其復置此科于此稍增損舊名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文典明于教化科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畧運籌決勝科軍謀宏遠材堪邊寄科凡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又置書判拔

萃科以待選人之應者又置高蹈邱園科沈淪草澤科茂材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應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畧武勇之士其法皆先上藝業于有司較之然後試秘閣中格然後天子親策之若武舉則閱其衡射馬初盛度建言于真宗請設四科以取士曰經術之上若典刑備舉則政教流行請設博通墳典達于教化科堯試臣以事不置以言語筆札求人審官期于適用請設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今戎警未除調邊勞戍必資良帥

以集事功請設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獄訟之繁民命所係若推按失實則枉情傷生請設明曉法律能按章覆問科
景德二年遂置六科蓋緣度之議也時度方責洪州密詔度撰策目馳驛以進及議封禪吏部科目皆廢夏竦既執政建議復制舉廣置科目以收遺才上從之更采度前議降是詔十二月以知制誥李仲容判禮部故事茂材異等高蹈邱園沈淪草澤三科所上策論先委禮

部考覆以聞乃得試時值史館康孝基判禮部定富弼等十人詞理皆優上意其品藻未精改命仲容而以孝基為同判仍取弼策論覆校之弼河南人

天聖八年春正月詔應制科自今聽隨禮部貢舉施行六月御崇政殿試書判拔萃及武舉人戊申以宣州司理余靖為將作監丞知海陽推官尹洙為武勝節度掌書記知河陽縣武舉人張建侯等十二人乙亥命學士宋綬馮元為初考制策官翰林張得象御史中丞王隨

覆考知制誥右中丞鹽鐵副使鞠詠編排自是御試制
科人率如此例丙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
博士成都何詠茂材異等富弼二人所對策並及第四
等丁丑以詠為祠部員外郎同判永興軍賜五品服弼
為將作監丞知長水縣
景祐元年正月罷書判拔萃科更不御試自令幕職州
縣官經三品以上非緣邊及川廣福建者並許應賢良
方正直言極諫六科其陞朝官至太常博士以及進士

諸科取解而被黜者毋得應茂材等三科及武舉用制誥李叔之言也試書判拔萃四人毛詢吳感張考孫李淳八年六月己酉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太常博士蘇紳才識兼茂明于體用大理丞吳育茂材異等張方平育通判湖州紳通判洪州方平知崑山縣六月詔寓制科人自今張幕次于殿廡仍令大官給食武舉人以別日試時知制誥宋郊言賢良與武舉人雜試非所以待天下特起之士詔從其請書判拔萃四人邱升張龎諳孫伯玉林意

言者謂此科乃有司銓品之式今御軒親試非稱其年
春遂罷登科記
四年夏丁未詔學士院自今制策登科人並試策論各
一道時將作監丞富弼獻所為文命試館職弼以不能
為試賦辭上特令試策論因有是詔弼尋授太子中允
直集賢院六月乙丑詔詳明吏理可使從政洞識韜畧
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才任邊寄三科各為策題賢良方
正等四科同策題七月壬戌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科二人田況又張方平茂材異等邵亢亢以與張士遜連姻報罷實錄云亢策字數少不合格令從亢本傳亢墓銘亦云范仲淹薦應賢良方正科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會有欲中傷宰相密言亢與連姻命遂中格人莫知其然蓋宰相士遜之子娶邵氏偶與亢同姓士遜既不能辨亢亦無言而出

慶歷二年八月策試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殿中丞錢明逸對策入四等以為太常博士通判廬州易之子

也
六年六月參知政事吳育與宰相賈昌朝不相能監察御
史唐詢既怨育遂希昌朝意上奏曰賢良方正直言極
諫茂材異等科由漢涉唐皆不常置若天見災異政有
闕失則詔在位薦之本朝稽用舊文訖真宗世三建此
科陛下即位增科為六令兩省若少卿監以上奏舉後
又止用賢良茂材三科隨進士科設之邇年率不任保
用之官皆自名科目且賢良方正茂材異等名號至美

使舉而為之猶曰近古即自顯其美顧所未聞又有經
親試前集有司而所出論目全用經史名數及對詔策
不過條别義例稽合注解至于强記博聞虛辭泛說而
已若輔國本陳治道則未見其有補也初應詔纔數人後
乃至十餘人令殆至三十餘人一中此科曾未累歲悉
至顯官雖非其人例不可抑疏上帝刋其名付中書育
奏疏駁之曰三代以来取士之盛莫若漢唐漢文帝上元
五年詔舉賢良文學之士上親策之則有若晁錯者出

焉是非有災異而舉也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元光元年詔賢良對策則有若董仲舒公孫弘者出焉所舉者非因災異但策中語或及者亦陳事之一端爾唐開元二年六月甲子制其有茂材異等咸令自舉是年設直言極諫科逮憲宗元和間制科尤盛有若元稹白居易皆特出之才觀當日策目所訪者皇王之要道邦家之大務可以覆視固不可專于災異也陛下自復制科于兹累年隨貢舉而開踈數適中

若必俟災譴然後詔舉非惟失設科本意且尤不可者有三一則使夫賢舊滯淹之士待災異而進非所以養廉恥也二則平居不詢造形乃問非所以懼譴災也三則輕改信令示天下無渴士之心非所以廣賢路也且漢唐所立孝廉及進士等科皆每歲常選故制舉隨時而開今禮部進士數年一舉因以制舉隨之則事適其宜何害于時須此紛易況災異之出不常厥期或彌年所無則制舉奚設或比歲而有則于事不煩既不因乎

天災又不隨乎貢部而曰非時詔舉浩無端倪乃是遂
廢此科𠡠𦍋稍詢則言路有寄彌年不舉則禮意都忘
令無故而更張使遺材絶望其傷國體多矣乞陛下下
臣奏兩制詳定上是其言不復下兩制即詔禮部自今制
科隨進士貢舉其著爲令仍須邇臣論薦毋得自舉上
因諭輔臣曰彼上言者乞從内批以行令乃知欺罔也
育又奏曰陰邪沮事正當明辨人臣言涉機密欲歸德
于君或入告謀猷成國之美此類可以刋名付外制策

天下公共廢置可以明述豈宜陰為沮革欲自上行此正奸罔所為非睿聽昭察則挾邪蠹國何所不為顧出姓名按劾以明國法育本由制策進上數稱賢以為得人故詢力排詆意在育不在制科也

皇祐元年秋甲申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殿中丞吳奎奎所對入四等以為太常博士通判陳州

五年八月辛酉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寺太祝趙彥若試武舉人彥若所對疎濶下有司考不中等而

罷之先是制舉就秘閣試者十八人有司獨取彥若於是被黜去議者謂宰相陳執中不由科第以進故陰諷有司獨專抑儒士非彥若實不能也
嘉祐二年六月趙彥若制策不入等閏四月遂無應科者上曰豈朕待之不至耶丁已詔朝廷設制科以取天下美異之士嘗以推恩過厚而難其選故所取不過三二人甚非所以廣詳延之路也其令兩制以上同議之既而抃等言太常博士以下至選人草澤人應制科者

並聽侍制以上奏舉無得自陳內草澤人亦許本路轉
運使奏舉其試文淺陋及履行不如所學並坐舉者其
進用差次不得引舊例超擢從之八月癸亥試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秘書丞王彰材識無茂明于體用明州
推官夏噩彰對不入等噩入第四等授光祿寺丞噩磨
勘當遷著作佐郎宰臣富弼嫌而裁之
嘉祐十年十二月先是朝議以科舉既數則高第之人
倍衆其擢任恩典宜損于故詔中書門下裁定丁丑詔

曰朕惟國之取才士之待舉不可曠而乏也故立間歲之期以勵其勤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著為定式申勅有司而高第之人日常不次而用若循舊比終至濫官甚無謂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除大理評事簽書兩使幕職官事代還陞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制科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內使幕職官代還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四等與進士入第四第五除試御知縣代還遷兩使職官鏁斤人視此若夫高材異行施

於有政而功狀較然者當以茂恩擢焉自是驟顯者鮮而所得人才及其風迹比舊亦寖衰乙未御崇政殿策試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明州觀察使推官陳舜俞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旌德縣尉錢藻汪輔之舜俞藻所對策並入第四等授舜俞著作佐郎簽書忠正軍印度使判官事藻試校書郎無為軍判官輔之亦入等監察御史裏行沈起言其無行罷之輔之躁忿因以書誚讓富弼曰公為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天下何賴焉弼

不能答

六年八月乙亥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簿蘇軾澠池主簿蘇轍軾入第三等介第四等轍第四等次以軾為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判官介為秘書丞知靜海縣轍為商州軍事推官餘見論治門云二蘇才識兼茂明于體用得轍第四等司馬光與鎮同議鎮難之者先初為第一等也

八年六月詔令歲制科人著作佐郎趙禼等十七人權罷將來科場赴秘閣就試禼安仁人也

英宗治平二年秋甲戌以制科入等范百禄為祕書丞
升上一任前和州縣令李清臣為著作佐郎百禄所對
策言濮王宜詔有司勿議推尊之事百禄鎮從子清臣
安陽人韓琦妻以其兄之子歐陽修奇其文以為似蘇
軾及試祕閣試文至中書未發也修迎語曰考官不置
清臣第一則繆矣發視果第一時同發策者四人或謂
清臣當以五行傳對所謂災異當得清臣曰此漢儒說
以某異應某事清臣不能知民間得無疾痛不樂可上

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之于人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辰宿天地之五官也善人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上民之疾痛不樂者而已清臣竟不入等

四年二月御史蔣之奇奏彈錢明逸奸邪在仁宗朝附賈昌朝等陷杜衍范仲淹尹洙石介之徒朝廷一空天下同疾况文辭紕繆貪賦有聞豈可與昌朝同居禁苑同知諫院傅卞亦言執政名明逸示以章疏使自引疾上他日

謂吳奎曰錢明逸不解作文字何因中大科奎言應舉亦係僥倖一日之間未見其善其人可知也

熙寧三年九月御崇政殿策賢良方正又策試武舉人詔策賢良方正等科太常博士通判蜀州呂陶陞一任與堂除太廟齋郎張繪堂除判司主簿或尉前台州司户參軍孔文仲令流内銓告示發赴華州團練推官本任陶等皆中選而文仲策初在第三等手詔制科誦字號卷詳觀其條對大抵意尚流俗而後是非又毀薄時

政援正先王之經而輒失義理可再進呈而誦字號乃文仲試卷也于是上讀文仲試卷至專任德上曰德刑不可偏然救世亦有時而偏用又用三德是也安石又論文仲以為如范百祿以非濮王事合考官取髙等爾于是馮京意助文仲上不聽故有是命十二月戊辰三班院言殿直雷珣乞試六韜孫吳兵書十道仍試騎射中選詔免𥙷使權邊塞監押巡檢代還依武舉人例王珪班使臣乞試兵書自珣始秘閣考試所言應科陳彥

古所試六論不識題及字數皆不足凖式不考自試制科以来空跡未有如殄古者由是制科亦罷

七年五月辛亥中書門下言策試制舉並以經術時務今進士以罷辭賦所試事業即與制舉無異其賢良方正等科目欲乞並行停罷從之先是中書條例所乞罷制舉馮京曰漢唐以来豪傑多自此出行之已久不須停廢上曰天下事可罷而不可急如此者甚衆此恐未遑改革吕惠卿曰制科止于記誦非義理之學也哲宗

孫覺蘇轍彭汝礪張續考試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丁卯上御集英殿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謝悰已已賜悰進士出身除初等職官左正言劉世安言臣伏自朝廷近復制科秘閣所試之人皆不應格陛下方務進人材不欲並行黜落曲收謝悰以為天下學士之勸而悰廷試之策往往不能奉承請問率意妄言固多疏略有司考覈即不入等陛下特賜進士出身擢為輔郡幕職聖恩優異極踰涯分臣亦上體朝廷之意不

敢別有論列而近見悰申尚書省辭免新命狀乃云所有敕告未敢抵授以抵為祇以受為授虛薄寡聞一至于此昔唐之省中有伏獵侍郎為嚴推之所譏而罷今陛下方當右文之代初復制舉豈容有抵授賢良乎伏望陛下懲其淺陋稍正誤恩追寢悰進士出身以塞公議

七年五月癸巳詔秘閣試制科論題于九經兼正史孟子楊子荀子國語并注內出其義注內毋得出題

六年九月丁酉三省言御試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制策知瀘州合江縣王普河中司理司馬櫄眉山布衣王當

紹聖元年八月三省進呈秘書省考試致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陳暘第四人趙天啟考中第二上謂章惇曰趙天啟嘗上書極太妄朕始欲令羈管恐阻塞言路至是在選中特旨落下九月御集英試科舉人庚戌三省同進呈考試制科張咸吴儔陳暘三人中第三等推

恩上曰前日觀所試策何異進士先朝嘗罷此科何時復置郭知章等對曰先朝初御試進士策即罷制科元祐二年復置誠無所補初舉得謝悰次舉得王當司馬槱等闒極疎謬上曰極不成義理李清臣對曰在漢亦不設科遇選獲異材或因災異策問大事即臨時召上曰今已復進士殿試策此科既無異進士策其文理有過于此者鄭雍對曰顧其人何如爾然自古多言時政闕失上曰今進士亦可言時政闕失因詔罷制科南渡已来

見後集

累朝任用逸民

太祖開寶三年三月以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致仕昭素少篤學有志行市物隨索即償或辭則曰亟受之不然將為妄語人矣由是人不敢欺方治室積木墻壁間有盜為木所碍不得入昭素覺之盡室所有擲于外謂盜曰急来竊去恐捕者至盜慙而遁由是邑中無盜著易論三十餘篇上聞其名召見便殿已七十餘上問

曰何以不仕致相見晚訪以民事所言無隱上益嘉之又問治世養身之術對曰莫若愛民寡欲上愛其語書之屏几求去故有是命

太宗雍熙元年冬十月上之即位也召華山隱士陳摶入見于是復至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曰摶獨言其身不干世利所謂方外之士也在華山已四十餘年自言經五代亂離幸天下承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摶曰先王得玄黙修養之

道可以化乎對曰摶山野之人于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納之理無術可傳于人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于世主上龍顔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之主也正是君臣叶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鍊無出于此琪等表上其言上益喜賜號希夷先生有司增葺所居臺觀上屢與屬和詩什數月乃遣還

淳化元年秋八月朔詔徵終南山隱士种放辭以疾不

至放七歲能屬文沈默高潔與其母偕隱豹林谷中講習為業學者多從之得束脩一以奉母母亦樂道薄滋味善辟穀會陝西轉運使宋維翰言放才行詔使徵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不得安處我將弃汝深入窮山矣放遂稱疾不起其母取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上喜其高尚詔不能屈歲時存問以錢三萬賜之不奪其志

咸平二年春二月己酉秘書監楊徽之薦著作佐郎通

判泰州戚綸文學純謹可在儒館三月甲寅以綸為秘閣校理綸父同文隱居教授學者不遠千里而至登科者凡五十六人微之與門人追號同文曰堅志先生

四年三月兵部尚書張齊賢條上种放操行孝謹願以備賢良方正之舉

淳化五年上謂韓丕曰卿早在嵩陽當時流輩頗有遺逸否丕以田朴對上名朴對于便殿不願仕進上賜束帛官其子

五年秋遣使賫賞詔書就終南山召放赴闕賜絹十萬
先是判永興軍府張齊賢復條上放操行請加旌賞臣
前在中書親奉先帝德音欲行不次之澤臣緣未知本
末不敢奏陳今為太守始熟其為人故也戊申种放以
幅巾入見于崇政殿上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
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遜上即日授左司
諫直昭文館賜冠帶袍笏館于都亭驛大官供膳上謂
宰相曰放亦有就祿仕意且言跡孤朕論以俟升班列

必見朝廷清肅排擯之事無敢為者賞一人可勸天下矣已酉种放表辭恩命不許讓居數月復召見賜緋衣象笏等物及御制五言詩又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帳什物銀器五十兩錢三十萬种謝日賜酒食于學士院光寵之盛近所未有也

六年三月左司諫直昭文館种放再表乞暫歸故山詔許之丙午特詔授起居舍人將行宴餞于龍圖閣又詔三館秘閣官宴餞于瓊林苑上賜七言詩三章在坐皆

賦

景德二年夏四月以起居舍人昭文館种放為右諫議大夫放謝病乞游嵩山詔許之仍命南河守臣常加存撫名對賜宴餞賦詩餞行恩禮甚厚

四年冬十月种放復自終南山来朝名之也上謂輔臣曰放比髙尚其事詢訪多有可采朝廷雖加爵秩而未能大用即物議未厭遣内侍賷詔賜放畧曰抑宜體兹眷遇磬乃誠明叙經國之大猷述致君之遠略盡致茂

績以沃朕心副涼德之倚毗塞外朝之聽觀乃司樞務
庶幾或至公放上表固讓
大中祥符二年夏四月种放得告歸鄉里是日召見宴
餞于龍圖閣上作詩賜放命羣臣皆賦日製辭杜鎬辭
以素不屬文詔令引名臣歸山故事鎬因誦北山移文
其意蓋譏放也
三年春正月种放歸終南山有使来自秦雍者得放答
陳堯叟詩五章以聞上嘉納之謂宰相言放隱居力學

嘗言古今殊時不當背時效古此最近于理乃詔放赴闕放表乞賜告上許之詔答云倘再名勿復辭也放為弟汝求官即秘書省正字同判太常禮院

五月辛酉賜泰山隱士秦卞號貞素先生放還山卞自言百三十歲上名至京與語多言五代事亦無他術但能服食致長年爾

四年二月上作西嶽賛仙掌詩名見華山隱士鄭隱敷水隱士李寧賜號曰貞晦先生隱自言始以經術為業

遇道士傳辟穀鍊氣之法修習頗驗遂居華山之王力岩二十餘年冬夏常衣裘十分于藥術老而不衰每以藥施人人與金帛多拒之上賜御詩並藥茶束帛隱辭所賚不受

七年邢惇隱居不出王曾薦名問治道惇不答止除許州助教惇歸家鄉人不知有官及卒勑與縻紙同束之梁閒

八年河南府言工部侍郎种放卒上甚嗟悼親製文遣

內侍致祭護喪歸終南山贈工部尚書録其後世雍學究出身先是戩放循默者上聞之謂輔臣曰放為朕言事甚衆但外庭不知耳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其目曰議道議德議用議器議文議武議制議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司議軍國議獄訟議征賦議邪正放將卒急取前後章䟽藁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與訣酒數行而卒李瀆隱中條山不仕魏野居陝終日吟詠皆有道之士上以禮聘之皆不起

仁宗天聖二年五月己亥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兩浙運使言逋有節行居西湖二十年未嘗入城故也六年冬丁卯賜故杭州處士林逋謚曰和靖先生仍賜其家米五十萬帛五十疋逋臨終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尤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既卒州以聞上嗟惜之故有是賜初逋客臨江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適為州守為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葬之刻遺句納壙中

康定元年春庚子賜永興軍草澤高懌號安業處士懌季興四世孫幼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說從种放隱終南山與張堯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草澤知長安寇準聞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初錄國初侯王後懌推其弟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懌講授諸生席間常數十百人至是杜衍乞賜以處士號從之詔州縣常時禮遇給良田百畝後文彥博言懌經術該通有高世之行可勵風俗賜第一區

慶歷元年丙午陳州布衣郭京爲大理評事陝西都部署司參謀軍事京少任俠不事家業平居好言兵范仲淹滕宗諒薦之上名見特命官建州布衣徐復賜號江海處士初復遊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知無禄遂怠進取意游淮揚間以學易爲事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他日聽其鄉人林洪範說詩且言詩之所用于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氣求之遂悟大畧于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

鐘磬侈奪匏竹髙下制度皆洞達上方留意于樂詔天下求知樂者大臣薦胡瑗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效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問曰今以衍卦占之四夷無變異乎復言西方當用兵推其日月後無少差于是與郭京俱名見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强其德乎帝又問變故與前世何若復對曰如唐

德宗居奉天時帝怒曰何至此復曰君德有不同陛下無深慮也帝問何故復曰德宗性忌刻好功利欲以兵伏天下其德與凶運會俱奔走失國僅乃能免陛下恭儉仁恕不難屈己容納西羌之變起自元昊陛下不得已應之雖兵連不解而神人知非陛下本心時與德宗同德與之異卦氣雖不得無他也不久定矣帝稱善又問明年主何卦復曰乾卦用事說至九五畫而止帝又問京師前年黑風何所應復曰其兆在内預王喪其應

命為大理寺評事因以疾辭乃賜號處士補其子發試校書郎復性高潔處世未嘗自異後居杭州十數年卒二年冬甲子以泰山處士孫復為試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復平陽人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于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謂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托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

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屨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于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

五年春賜潤州草澤邵錬號冲素處士知州王琪薦錬守道邱園素有節行故也錬上表固辭許之

皇祐三年秋甲寅賜陝州草澤魏閑清逸處士閑野子世有隱德知州李貽遘上其行義故有是賜

四年五月丙午太常丞致仕代淵爲祠部員外郎淵導江人性簡潔事親以孝聞嘗舉進士甲科得清水簿歎曰祿不及親何所爲即還家教授坐席常滿王拱辰安撫兩川遺書欲起之託疾不往見楊日嚴知益州又薦之遂致仕謝絶諸生著周易旨要佛老雜說十篇于是翰林學士田況上其書詔優加兩官淵晩年日菜食巾褐山水間自號虛一子長吏歲時致問澹然與對略不及私

嘉祐二年夏六月以汝州龍山孔收為校書郎致仕絳州稷山韓退為安逸處士翰林學士承旨孫抃薦收退有行義也

三年春正月以福州進士陳烈為安州司户參軍烈性介僻篤于孝友慶歷初預鄉薦黜于禮部遂不復踐場屋從學者常數百人天章閣待制曹穎叔知福州薦之授試校書郎本州州學教授于是翰林學士歐陽修又薦之故有是命烈皆辭不受

四年十一月以河南處士邵雍為將作監主簿本府以遺逸薦故有是命後再命為潁州團練推官皆辭疾不起是月賜東州草澤何羣安逸處士益州草澤章詧冲退處士轉運使言其有行義也羣西充人嗜古學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其好慶歷中石介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羣亦自蜀至方講官會諸生講介曰生等知何羣乎羣曰思為仁義而已不知飢寒之切己也衆皆往仰之介因館羣于其家使弟子推以為學長羣

愈自刻勵著書數十篇與人言今之士語言脫易舉止情肆者其衣冠不如古之嚴因請復古衣冠又上書言三代取士皆本于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文辭中害甚者莫甚于賦請罷去介贊美之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以為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年將相多出此不為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羣聞其說不行乃竭其平生所為賦八百篇焚之講官視羣賦既多且工以不自惜黜太學羣徑歸遂

不復舉進士

五年夏己亥潁州進士常秩為試將作監主簿本州州學教授翰林學士胡宿言其文行聞于鄉里也秩臨汝人常舉進士不中退居陋巷二十餘年為學有心得尤長于春秋學者常以孫復所學問秩秩曰此商君法爾步過六尺與棄灰于道有誅不近人情甚矣皇祐二年賜束帛

秋甲子眉山進士蘇洵為試校書郎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皆不中悉焚其常所

為文閉户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説下筆頃刻數千
言嘉祐初與其二子軾轍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
其所著權書衡論機策二十二篇宰相韓琦善之召試
舍人院再以疾辭本路運使趙抃等白薦其行義推于
鄉里而修又言洵既不肯就試乞除一官故有是命
六年六月庚申賜草澤章友直銀百兩絹百足以篆國
子監石經成除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辭不就故有是
賜友直建安人得象之族也得象為相嘗欲官之友直

謝去終身不仕

神宗治平四年秋七月太學助教劉易賜號安退處士仍賜粟帛易州人性剛介博學好古韓琦知定州書上所著春秋論授試太學助教并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虢州盧氏晩習辟穀至是賜處士號

熙寧四年夏將作監主簿常秩初不肯仕世以為必退者也至是宰臣王安石更令秩在閭閻見所下詔獨以為是被召遂起

十年九月己酉贈潁州團練推官邵雍秘書省著作郎賜帛以知河南府賈昌衡言雍行義聞于鄉里乞加卹也宰相吳充請于上賜謚曰康節雍初與常秩同名雍竟辭不起士大夫高之

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十六